



赵一曼

于敏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电影文学剧本

赵 一 曼

于 敏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1959·北京

赵 一 曼
于 敏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
(北京西单合仪寺12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89号
财政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公厘¹/₃₂·印张1¹/₂·字数46,000

1956年11月新1版(原中华版)

1959年7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印数11,051—28,200册 定价: 0.15元

统一书号: 10061·116

内 容 說 明

这个剧本描写抗日女英雄赵一曼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团结群众，英勇地进行抗日斗争的故事。从1934—1935年，赵一曼率领抗联健儿到处打击敌人，最后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剧本描写了赵一曼对祖国、对革命、对党无限忠诚的高尚品质和对敌人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。

根据这个剧本于1950年摄成影片。

時間：1933年夏秋之交至1936年夏。

地點：①哈爾濱。②珠河鄉下。③哈東一帶山地。

人物：

趙一曼——二十三歲——二十六歲。中等個兒，身材瘦削。橢圓臉，大眼睛。行動敏捷，作風爽利。語言鋒銳，滿含熱情而有煽動性。她的身體不太健康，但革命的意志支持着她。

老曹——工會黨團書記。三十出頭。高個。精神飽滿。樂觀，爽朗而稍帶粗獷和急躁。

張強——二十歲，電車售票員。茁壯而熱情。

王友俠——二十出頭。電車司機。

李榮——二十出頭。鉗工。

李榮妻——二十歲。

周同志——二十八九歲，工會黨團委員之一。

劉同志——二十五六歲的少婦，省委交通。

王團長——三十歲。

呂大娘——四十多歲的農婦。

呂大爺——四十多歲的農民。熱情，樂觀，幽默。

韓護士——十六歲少女。熱情，活潑，喋喋多言。感動時，總愛抹眼淚。

看護長——三十歲左右的婦人。

董看守——二十五六歲，沉靜寡言。

張醫生——四十多歲。

邢長腿——翻譯。忠實走狗。說中國話也帶日本腔。

谷川——哈爾濱偽警察廳長。

板本——偽電業局長。

此外工人、農民、婦女、兒童、戰士、日軍、偽警及日偽特務各若干人。

字幕：1933年，哈尔滨。

电車馳过熱鬧的街道。交織的汽車。熙攘往來的行人。

偽警察廳的大門。兩個日本便裝特務和翻譯邢長腿從大門出來，意氣洋洋的走下門前的台階。

街道中心的電車站台上，市民排成行列。他們引領遠望，看見電車從遠處馳來。日特和邢等走來，站在行列的旁邊。

電車開到站台旁。行列表首的老婦人剛要上車，邢長腿猛伸手把她拉下來，老太太一個踉蹌，跌到後邊一個青年的懷裡。日特一只腳踏在電車。

售票員張強攔住車門。

張強：你們為啥總是亂擠，把老太太摔壞咋辦？

日特大怒，把張一推，搶上一步，一拳打在張的臉上，張側身倒下，撞在車壁上。同女人的尖叫声一起，玻璃嘩啦碎了。

一個西裝女子（趙一曼）從乘客中站起來，怒目看着這個暴行。她竭力克制着自己的憤恨，向前走來。

司機王友俠看見伙伴被打，抓起那開電車的搖把子，向日特打去。日特給這意外的反抗吓壞了，他急向後退，給月台絆了一交，向後踉蹌了兩步，仰面跌在雨後的積水洼里。

積水飛濺，周圍發出哄笑聲。

邢長腿連忙去扶日特。日特滿身淋漓，羞惱不堪。他從身上拔出手槍，但被搶上來的王友俠抓住，舉起，槍口向天空砰然一聲。

趙一曼正從衣袋裡掏出手絹，給傷者包紮。他們聞聲驚視。

偽警察廳大門。十多個偽警跑出來，奔到馬路中心，包圍了王友俠。王竭力招架打到身上的拳頭和槍托子。血從他的頭上流下來。這時另一售票員也衝了上來，拼命和日特偽警撕拉著。

張強激怒欲起，西裝女子按住他。

市民紛紛下電車，圍攔偽警。聽到怒喊的聲音：“放开，放开，隨便打人不行！”

另一輛電車開到，司機和售票員奔來，分開眾人；扑到偽警身上。

圈子里，兩個日特抓住王友俠的兩臂，拖他向外走。邢長腿和偽警用槍托子打開一條道。

大門台阶。王友俠給拖了上去。電車工人和市民一窩蜂擁上台阶，向偽警怒喊道：“你們要是還有一點點中國人味，就把人給放出來！”

偽警用刺刀頂住大伙。

偽警之一：我們也不能作主。快散開，不就開槍！

電車上趙一曼已為張強包好傷口。

趙（向張強）：這樣鬧下去，我們更要吃虧。我是不能露面的，你得出頭講幾句話了。告訴大家，現在先回去。如果他們不好好把人給放出來，我們有辦法對付他們。

她站起來。

江水滔滔，漁舟張網。江岸，遊人如織。日本人和服木屐，傲然漫步。

趙一曼在行人中走來。她凭欄佇立，眺望那漁舟、那對岸的樹叢、那遠處的大鐵橋。一列火車開上鐵橋，汽笛發出尖厲的鳴聲。她淡漠的望着這些景物，暗暗注意來往的行人。她看看表，又向前走去，走去。

對面行人中，出現了一個少婦，趙走上去，愉快的拉住她的手。

趙：啊，表姐，怎么好幾天不到我家啦？

少婦：病了嘛，真討厭，今天才起來。喏，這裡空氣多好，一起走吧。

她們并肩走到行人稀少的地方，坐到一張長椅上。趙一曼四顧，見近處無人。

趙（急說）：劉同志，日本人和走狗剛才又打了電車工人，我氣的气都喘不過來啦。工人們都仇視的不得了，市民也同情。事情怕要鬧大。你馬上回去請示省委才好。

刘：好，省委一有指示，我立刻通知你。一曼，你和老曹的行动都得更加小心。日本人从北边调回兵来以后，环境……

猥亵的笑声。女的吊在日特和邢长腿的肘弯上，向前走来，渐远。

刘（看看行人已经过去）：日本从北边调兵回来，一定加强这里的统治，环境会一天比一天更紧张。省委的意思，必要的时候，你们两夫妇是否转移一下？

她看看无人，从皮包里拿出一个纸包，交给赵。

刘：文件。

赵（接过文件，急说）：必要的时候，我们下乡打游击。东北的老百姓正掉在苦海里，怎么能离开他们？不，我一定不能离开他们！敌人越压的紧，人民就越仇恨，今天的事情就是一个例子。

站在方桌上的张强，在大声报告着出事的经过。

张（愤怒的）：他们手里有枪，我们赤手空拳，敌不过他们，王友伙就被拖去了。我肚子都要气炸啦！要不是有人拦着我，豁出一条命也拼他三条两条的。

他说的太急，喘得咳嗽起来。

这是工人的大饭堂。工人们坐在桌上、凳上，站在窗台上，堵着门口。他们显然是刚放下活儿，脸上、手上都还有油污。他们屏息的等着张强说下去。

但是张强气的不知说什么好了。他看看周围的工友，大家都在盯着他。他又气又急，汗从头上流下来。他擦擦汗，突然看到一边站着的六七个受伤的工友，他们有的脸上绷着纱布，有的手吊在脖子上，他猛想起来了。

张（指指那些受伤的工友）：工友们，看吧！这些日子，天天打伤我们的人。就是牛马，也不能踢过来，打过去啊。这样下去不行，咱们得齐心干他一场！

工友们吼叫起来：

“对，咱们去包围警察局！”

“去把王友俠搶出來！”

“打死那些狗崽子！”

“咱們去把電業局長拖出來，叫他去給要人！”

“不放人，不干活啦！”

聲音匯成一片，哄哄然聽不清了。

門口發生騷亂，一個西裝小個子擠進來，用他的禮帽搖晃着，叫大家靜下來。鉗工李榮用他的螺絲扳子敲桌子，叫大家靜下來。

李榮：靜一靜，靜一靜，聽他說什麼。

大家靜下來。

西裝：你們不懂規矩么？在這裡嚷什麼？誰放的假？我拿工務科長的名義命令你們，趕快去干活，不回去的一律扣薪水！

片刻之間，工人好像給他的氣勢唬住了，大家互相看看，不知怎樣辦了。

李榮：抓住這個走狗。

張強：抓住他！

聲音：打呀！

工人們擡起桌子來，鼓一樣的咚咚的響着。門口的工人攔住了西裝的退路。

李榮和張強分開眾人，走了過來。

西裝（老鼠一樣）：放了我，放了我，不幹我事，局長叫我來的。

李榮：日本人叫你來你就來，你爸媽是中國人不是？

張強：回去用你日本爸爸教你的日本話，向局長說吧，不給我們賠不是，不把人好好放出來，我們就不干活！

他說着，把西裝從堵在門口的工人中間推出去。

門外，西裝踉踉蹌蹌的跑了回去。

臨街的小洋房，房前有板障和矮樹。

二樓玻璃窗，從外面可以看見半開的窗簾和花盆。

室內趙一曼站在窗前，時時向窗外看看。

周同志坐在小圓桌旁，老曹在房間里來回的走着，他們正在談論今天的事件。

趙：工人們正在氣頭上，抗日的情緒高的很，我們的工人黨員，象張強、李榮又都是新同志，怕掌握不了這種情況。要是我們晚一步，不馬上想辦法，說不定工人要吃虧……

周（把話接去）：好！這正是一個好機會！我們就痛痛快快的大干他一場！

曹（走到周面前，站下）：這事情不是鬧着玩的。我們不能叫工人去硬碰。

周：那怎麼辦？難道我們對工人說：“算啦，人家日本鬼子厲害，咱別干啦！”

曹：當然也不能往工人頭上潑冷水！

周：那怎麼辦？

曹沉思。

趙離開窗子，走過來。

趙：我們應該向工人說：“你們反對日本人的壓迫，鬧罷工，干的對。以後我們還要百倍英勇的鬥爭下去。但是蠻干不行，要用計謀。敵人現時是占上風，我們就要慎重，條件不要提的過高，一有結果，馬上收兵，好繼續團結自己的力量，準備……”

周：你這樣就一定會打擊群眾情緒。

曹：不過我們……

敲門聲，大家一怔。又敲了几下。

趙：自己人。

她去開門。

劉同志走進來，握手為禮。

曹（給她倒了一杯水）：省委的意見怎樣？

劉：省委的指示。

曹接過來，很快看了一下。

曹：省委的意見：工人已經行動起來了，我們就一定不能站在旁

边，就一定要去领导……

周：对呀！

赵走近，注意听着。

曹：用适当的要求把他们的行动统一起来。但罢工的时间不要拖长，只要得到一些结果，就马上结束，免得暴露我们的力量，受到敌人的摧残。

赵（兴奋的）：同意省委的指示！

刘（向老曹）：省委还叫你去开会哪。

曹：好，好，等我把工作安排好就去。

周在玩纸牌，一边想着什么。

曹：老周，你还有什么意见？

周（自解的）：我嘛，当然服从上级的意见，不过还要看看结果。

曹：那么好，今天晚上……

这时赵叫道：“警察，警察！”

曹：把信号拿下来！

赵把花盆放在地上。

四个人围小圆桌坐下。周发扑克牌。

听到皮鞋踏在地板上的声音。敲门。

赵去开门。两个警察进来。

警察甲：查户口！（打开手里的户籍簿子）户主姓曹？

赵：嗯！

警：几口人？

赵：两口人，

警：户主什么职业？

赵：铁路总局职员。

警：这两位……

赵：一个表姐，一个朋友。

警甲点点头，收起簿子，走到房间中央，周围看看——小圆桌上的扑克牌，窗下的花盆，书架，小橱和写字台，通向寢室去的门，门里，

可以看到鋪着潔白床單的床。一切都安排的井井有條，符合一個中級職員的身分，并無可疑之處。

警甲：噢，對不起。

他看看室內的人，和另一警察走了出去，輕輕帶上門。

趙站窗前向外看，轉身說：“走啦！”她把花盆放回原處。

曹（把撲克牌一堆，站起來）：今天晚上一曼和老周分頭去找工人黨員和活動分子開會，和他們研究一下罷工條件，教他們和工人們開會，把一切都準備好。

他到衣架上拿衣服，一邊說：“小劉，咱們走吧！”

曹（走到門前轉身說）：告訴我們同志，注意保守秘密。

煙氣很濃的小房間。趙一曼坐在一張小桌旁邊。張強、李榮和其他四五个工友圍在桌旁。

門口一個青年婦人在警戒，這是李榮妻。聽到街上無線電的音樂聲。

趙（放下手裡的筆，向大家）：根據我們剛才討論的結果，可以提出四個條件，我念一念，大家看對不對？

大家：好！好！

趙：第一條是，釋放王友俠，發給養傷費。

大家點頭。

趙：第二條，懲辦打人凶手，保證以後不再發生此類事件。

大家：對！

趙：第三條，增加工資百分之十。第四條是，不許無故開除工友。

大家（高興的）：全有啦。

趙：那麼大家馬上要到工人宿舍，召集工人們開會，告訴大家我們的要求是正義的，只要齊心堅持，一定會有結果！罷工宣言和標語傳單，今天能趕出來嗎？

李榮：不成問題，大家干劲十足。

趙：那就連夜把標語貼出去。敵人可能已經注意到我們，大家要小

心，但也不用害怕。要是在这里实在呆不下了，就下乡打游击……

张强：早点派我們下部队好不好？枪对枪，刀对刀。省得在这个地方闷气！

赵：誰不想下去搞武装！可是城市陣地也不能輕易放弃呀。要长期隐蔽，积蓄力量，必要的时候，可以把我們的人送到乡下去，打游击。

她站起来。

众恍然大悟似的，有的点头，有的說：“唔！”

朦朦月色下的松花江。江水悠悠，霧气氤氳。

寂靜。

車站广场。广场一角的灯柱下。一个警察靠着柱子，头縮在領子里，在那兒打鼾。一个人影从他身旁掠过，向对面的伪紀念碑走去。

发出茫茫白光的街灯。灯熄，天亮了。

警察从寒冷中醒来，四下望望，突然吓呆了。

伪紀念碑上，出現了两行紅色大字：

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

鏟除汉奸走狗！

他张皇失措，莫名其妙的吹起了警笛。

漫画：日本人拿枪，牽一条狗，向中国人扑去。

市民围观，警察在后驅逐。

另一幅漫画：电車旁，一个日本人和一个走狗在打电車工人，工人的头上有血流下来。

警察用棍子驅散观众。一个青年把棍子夺来，扔出去，一下鑽在人群里，不見了。

又一幅漫画：一个日本軍閥捧着东北版图，想要一口吞下去；一只中国人民的大手扼住他的脖子。

市民围观，一个警察挤进来，要去撕，但市民把他挤到一边去了。

熱鬧的市街。小汽車疾馳过去。傳单从車窗扔出来，紛紛在天空飞。

舞。市民和小学生在追赶那些传单，拾起来，讀着。

又一条街道，一个人从衣袋里掏出一卷东西，一扔，鑽到人丛里，不見了。传单在空中飞舞，紛紛落在行人身上。

停了的机器。一动也不动的齿輪和皮帶。

空无一人的厂房。

停着一列列的电車。

寂靜。

伪警察厅长办公室。

谷川狞笑的放下手里的罢工宣言，盯着对面的伪电业局长。

谷川：好吧！好吧！現在先把他們安撫下来。由你电业局长出面，
嗽！第一条第二条都答应下来，把人放了，把打人凶手惩办一下（他用
鉛笔在宣言上画記号）薪水增加百分之五。

伪局长：有失体面，有失体面！大日本……

谷川：如果全市的学生市民也給工人煽动起来，我的治安沒法維持，要你負責！

伪局长緘默。

谷川：先叫他們得意几天吧！就只几天，（他拿起一張照片，轉身向日
特及邢长腿）这个人的綫索限你一定給我找到！

日特接过照片。

伪局长（搖搖頭）：共产党厉害大大的！

谷川（凶狠的）：軍隊一調来；我統統把他們抓起来！

日特和邢长腿看看照片。

全副武装的敌軍一队走在街道上。

停下一小队。

分布崗哨。

路上車馬行人稀少。

一小群人停在一張布告前。

戒严布告：

大日本皇軍进驻滿洲，旨在建立王道乐土，共存共榮，永保大东亚和平。乃有不明大义之徒，煽惑人心，扰乱社会秩序。茲为强化本市治安，特制定戒严法令，望各凛遵勿忽。違者一經查获，一律格杀勿論。切切此布。

滿洲国哈尔滨特別市警察厅

年 月 日

附戒严法令

.....
.....
鐵路管理局大門。

老曹和下班的中外職員們走下台階。

向街道的一边走來。路邊香煙攤上，日特在点火吸煙，一邊瞟着走过去的人們。

他等老曹等一行人走过后，向前走了几步，从衣袋内掏出象片看了一下。

赵一曼和张强走在一条僻靜馬路上。

赵对张說：“敌人虽說答应了几个条件，但是一定还有阴谋，我們要在敌人还没有行动之前，把我們一部分力量送到乡下去搞武装……”

张（高兴的）：完全同意，枪对枪，刀对刀，干着也痛快！

赵：組織上派你和李荣先下去，你有什么意見嗎？

张：我明天就走！

赵：王友俠伤好了些嗎？

张：还不能起床！

赵：他只好晚一点下去啦。告訴他，不要着急！（她拿出一封信和几张鈔票）这是介紹信，这是你和李荣两个人的路費。再見！

他們緊緊的握手。

夜。靜靜的市街。喇嘛台的鐘聲。

偽警察廳。一長列摩托卡開出來。

街道。摩托卡軋軋的馳過去。

臨街的玻璃窗，窗內一對老夫婦恐怖的向外探視着。摩托卡的燈光從他們臉上掠過。

另一家，幾個婦女向外探視着。卡車馳過。

又一家玻璃窗，一個中年男子看看馳過去的卡車。他緊咬着他的牙齒。

趙家：躺在床上的趙一曼，聽到愈來愈近的摩托卡聲，跳起。

老曹伏在桌上寫報告，聞卡車聲停筆。趙跑到老曹桌前，熄了燈。二人一齊奔到窗前，開窗向外探視。

街上，摩托卡急馳而來。

卡車燈光掠過窗前趙和曹的臉上，聲音漸遠，消逝了。

曹：看去的方向，可能是到電業局……

趙：張強他們已經下去了，王友俠傷還沒有好，不能動身。

她從衣架上拿下一件衣服，給曹披上。

曹：其他的人……明天你去探聽一下情況，趕快報告省委。

趙：我看我們搬搬家才好。

曹：你明天去找房子，——馬上把文件清理一下。

二人從桌子底下等處拿出秘密文件，檢出一部分燒化了。

趙（一面燒着文件）：每一次罷工，總會有些同志遭到意外的。你還記得上海那個小顧么？

曹：嗯，記得啊。

趙：……她是紗廠女工里最小的。五卅罷工的時候，她叫巡捕打斷了胳膊。她昏昏迷迷的還對我說，趙姐姐，趙姐姐，咱們的糾察隊占領租界了么？

曹：哈……你們女同志的心思就是細緻，一下子又想到八輩子以前的事了。

赵：你以后应当更加小心啊。

曹：不成問題。（抱住赵的肩头）又叫你提心吊胆了，是不是？

赵：从大革命以后，有多少好同志遭到了危险，难道你不应当谨慎谨慎，为党保存力量！

曹：我們流的每一滴血，都会有代价的！

赵：老曹，你坐在我身旁，这是多么幸福；但是就在这时候，不知有多少同志被敌人抓上囚車了！

曹：要是我們在这里不能呆了，就一起下乡打游击，把抗日游击战争的大火到处点起来！

赵破顏微笑，看看曹。曹仰头凝視夜空。一陣凉风吹来。

曹（呼吸一口空气）：我要把工作报告写完。

黎明。

阳光照上赵家的窗子。

室内，老曹伏在写字台上写报告。听到汽車停下的声音。曹机警地跑到窗前向街上望。

停在門口的汽車，下来四个人。

老曹急跑到写字台前，把写的字条揉了，放在嘴里。

猛烈的敲門声。老曹開門。两个日特进来。老曹退到窗前。

日特看老曹喉管一动，搶上一步，打了一个嘴巴。老曹吐出一口血。

日特看没有什么。

日特：女的哪里去了？

曹：不知道！

日特：不說打死你！（用枪頂住曹的太阳穴）

曹：不知道！（这时曹用肘弯推下花盆）

街上，刘同志来了。远远看看，花盆已經沒有了，脚步迟緩下来，望見赵家門前停了一輛汽車，怔住了。一日特向刘这边张望。刘退到一个小摊前边，买了一盒烟，一面注意看。